

韩国鸟叔朴载相，以一曲《江南 style》骑马蹲裆舞，红遍亚洲，红翻欧洲，红透玛雅人的旧纪元。说实话，那段嘻哈演唱，不好听也不好看，也没有什么韩国的音乐元素，但却通过网络视频的免费推销，又仗着他们在联合国里有名人，秘书长潘基文零距离接见并跟鸟叔亲切握手，使得韩国流行文化一夜间就在全世界鸟哄起来。高达 2 亿次的视频下载量，影响和忽悠了许多人。韩国的泡菜、美容、旅游、化妆品制造之类的软广告都附载在歌曲背后在地球上迅速传播开来。流行文化这东西，最容易成为时髦人士的接头暗号，总是由年轻人趋之若鶩率先模仿凑趣。鸟叔之后，各色推陈出新的“style”一时间在咱们这边也冒将出来，比方说“航母 style”、“校园 style”、“北京 style”之类。有人跟进，也有人反感。远在东北老家的我爹我娘就很不以为然。我爹说，“什么‘江南屎大’？一个挺大岁数的韩国大老爷们儿，到处瞎蹦跶，也不知唱的啥玩意，有什么好的？哪有赵本山好看。”我娘也附和着说，“是啊，那个叫什么鸟叔的是没有小崔和周立波好看哈。小崔虽然说话嘴歪点儿，但是说出的话都很周正。周立波小头总抹得倍儿亮，啥都敢说，学各种领导人学得可像了！我就爱看中央台他俩合演的节目。”

哈哈！老头儿喜欢赵本山，老太太喜欢小白脸，老年人的审美娱乐趋向是可以理解滴。话说各种流行的“屎大了”也绝不是为了照顾这些老同志的趣味而存在。不光像他们这些接受新事物慢的老年人对鸟叔有异议，各路文化精英也对此颇不以为然。我就听到身边的精英们不时从音乐、舞蹈的专业性角度无情贬斥鸟叔和他的“屎大了”，说其唱功不及《图兰朵》，舞功不及《天鹅湖》。呵呵。他们没有想到，这种比较的参照系本身就不对头。把《江南 style》拿来跟麦当娜、跟欧美流行音乐天后 Lady GaGa、跟我们的超女快男比方才恰当。谁要是能把李宇春的一首女扮男装英武逼人的 MV 也做成《花木兰 style》推向全球，也达到 2 亿视频下载量，也让它背后连载的中国京剧、中药、太极、丝绸和瓷器文化传遍世界，那才让人服气！

当今世界全球化态势下，民族文化输出焦虑症无处不在。一个不能保持和弘扬自己文化的民族，就将失去本民族的灵魂和根。我就听到过某文化官员说：一首《江南 style》，顶我们好几个孔子学院。

这话说得有点意思。即便说鸟叔这段视频本身乏善可陈，但是它向世界推介传播本国文化的方式，或可借鉴。首先它以最简单的方式满足文化传播中的好奇心。简单的嘻哈节奏，诙谐搞笑的风格，曲中展示的韩国江南富人区、骑马舞、大街小巷、建筑服饰……所有这些元素，可能我们中国人没啥兴趣看，彼此太熟悉，但对于欧美大多数人来说，仍带有遥远东方的神秘色彩。米兰·昆德拉曾说过，生活在别处。熟悉的生活容易熟视无睹，而对于一切遥远未知的生活，人们普遍抱有好奇。其次是政府有意识地推波助澜，韩国人成功地利用互联网新媒体免费传播的特点，还最大化利用本国有效文化资源，请出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接见鸟叔并在全世界电视直播，一下子就把鸟叔推上了顶峰，成为世界流行文化名人。鸟叔因此而蹿红，越呀么越蹿红。对于韩国的“鸟叔现象”，一味地羡慕嫉妒恨不行，一味的贬斥排挤非议也不够。透过现象看本质，从一首简单 MV 曲子的打造生成、到传播推广的文化产业链中，我们要认真思考和学习其中有效的运作方式，以期将我们古老的中国文化也用最简单的方式传播。

在少年儿童出版社工作的年限，居然已有 26 年之久，它构成了我人生旅途中一段最有价值的职业生涯。长期的编辑生涯令我的处事方式、行为举止都不可避免地浸润了一些编辑专业精神：比如坦诚而执着，比如遇见好作者会爱才如命。这是这段漫长的岁月留下的高尚印记。26 年间，我白天编辑，夜间创作，为出版社编过杂志，主编过桃桃丛书，发现新作家，推出新作品，同时也把自己最好的作品交给我信赖的出版社出版，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和美好。名气很响的《男生贾里》诞生在少年儿童出版社，当时，我在《少年文艺》杂志工作，经常去学校跟学生们交流，分享读写的快乐。一次听男孩子们议论现在的女生太厉害了，欺负男生。不久我收到一个男生的来信，说在他们的校园里，总体的格局是阴盛

阳衰，面对女孩强势，有些男孩有不服和不满的心理，也有些男孩没有受挫的沮丧感觉。这封信感动了我。我塑造了双胞胎兄妹贾里、贾梅这两个艺术形象。当时儿童文学界少有这样大型的幽默风格的作品，儿童文学的市场也不好，但总编辑任大霖高度评价，认为《男生贾里》语言鲜活有力、情感美好，故事有趣，这样的文学探寻美丽精致，具有开创性和启示性。很快，小说被主编周基亭安排在《巨人》杂志复刊号的头条发表，后来又印成单行本出版。《男生贾里》出版后，一版再版，同时这部作品几乎囊括了中国有影响力的十几项大奖。

那之后，小读者来信多得像雪片，他们的信童稚又真诚，他们的字都写得那么好看，表达也很有意思，我太高兴了。小读者热爱贾里贾梅，寄给我的一叠一叠的信和他们画的贾里贾梅画像，有的还自己编写了“贾里的续篇”要求出版。一次在上海的一所小学，有个男孩跑来说，当看到我书中为男生们说话时，他的眼泪都流下来了。小学初中这个阶段，“是渴望交流的年龄”，孩子们需要倾诉、分享快乐和悲伤。他们微妙的情感与倾诉，让我观察到孩子们真实的生活状态，他们的心灵深处，同时也感觉到一本好书对孩子成长的升华作用。小读者们的拥戴和他们眼中的校园给我写作灵感，有非常新鲜的感觉，我又写了《女生贾



镇西头的瞎子阿金高喊道：“鳖三来了——！”镇东头果然出现了鳖三的身影。鳖三身上有甲鱼的腥味，镇东到镇西隔着五、六十丈呢，只要是东向的风，坐在门口的阿金就知道鳖三来镇上了。夏天里，鳖三就剩一个裤衩而且刚从镇东的河里爬上岸，阿金就闻出来了。鳖三是远近闻名的捉甲鱼能人，但他捉的甲鱼只能到潘石镇上来卖，他卖甲鱼的时候就放在黄先生的药铺门口——这招最灵，往往能让他的甲鱼卖一个好价钱，因为看病吃药的人，时间久长了总需要滋补一下——黄先生把脉看病顺带卖药，甲鱼放在药店门口卖，多少让黄先生蒙冤，因为甲鱼贵过黄先生的药，而买甲鱼的人，一定记着黄先生的情，以为这卖甲鱼的肯定和黄先生有关系。黄先生心里不悦，嘴上也从不多说一句话，乡里乡亲

时间里，他的手机来电不断。与何先生寒暄，一口绍兴乡音遥远而切近。听着这“南音”，你才会深深悟出《梁祝》主旋律里那微妙的越剧血脉从何而来。何先生一世盛名似已被《梁祝》固化，其实，除《梁祝》外，他的二胡协奏曲《乱世

春申桥畔的星光

彭瑞高

情》《别亦难》《莫愁女幻想曲》等，都是音乐会上常演的曲目；大家熟悉的徐小凤所唱《相见时难别亦难》，谱曲者也是他。另一位是陈少泽，著名演员，同样是我记忆中的青年才俊。这位当年的“青话”团长，在数十年从艺生涯中，创作了许多角色。其中最受观众喜爱的，莫过于他在电影《保密局的枪声》中主演的地下党员刘啸尘。这部影片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轰动全国，获得文化部优秀影片等多种奖项。几十年后的今天，陈少泽风采依然，市里甚至北京有些大活动，仍请他去当主持人。少泽

的，让黄先生怎么说呢？镇里有几个读书人，心里几分同情黄先生，给这个“拎不清”的捉甲鱼人取了“鳖三”的外号，鳖就是甲鱼，另有动作迟缓、脑子愚钝的意思，读书人都懂的，三字应了长兴岛十几个沙上有一个捉甲鱼的人，论年龄，他最小，排行三。就这十几年来，“鳖一”和“鳖二”都死了，鳖三成了“鳖一”后，他的活动范围扩大到了整个长兴岛，同时，他捉的甲鱼可以名正言顺拿到凤凰镇上去卖了。凤凰镇市面大，又有马家港的船赶着潮头来往上海的吴淞、十六铺、河南路桥码头，这甲鱼的价格当然不差。潘石镇上，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见到鳖三了。

鳖三今天手里只拎了一只 3 斤重的甲鱼，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在黄先生的门口蹲下来，而是径直走进了药铺。十年前一个深秋的夜晚，他在老鸭棚的

没有名人架子，乐于公益事业，他住在闵行的一个小区里，担任了业委会负责人，数年中为邻居做了大量好事。他还在小区创办了一个艺术沙龙，吸引了周边很多文艺爱好者。

再一位是张鸣杰，著名歌唱家。鸣杰是我同时代的知青，当年在吉林务农。他这人天南海北跑，在延边师范音乐系毕业后，就到陕西广播电视民族乐团工作；我跟他认识时，他已经调到上海民族乐团当独唱演员。那一年，我们去青海援建希望小学，鸣杰和一批名演员组成文艺慰问团同行。他一上舞台就大声说：“我在陕西唱了 8 年，现在来到青海，来到北方，就像回到自己家乡一样。我愿意把最好的歌声献给青海的父老乡亲们！”还没开嗓，全场已是一片喝彩。那些日子里，张鸣杰到处唱，在省会唱，在县城唱，在山旮旯的小学操场上也唱。他唱《乌苏里船歌》《金瓶似的小山》，唱《草原之夜》《九九艳阳天》；大概因为陕北难忘，他还唱“信天游”《泪

足不出户，能知天下事。从前这话用来形容爱看报纸的人。没想到纸版的报纸遇到电子，完全被打得七零八落。有些现代人不看报纸，却比起从前的阅报人士，更通晓天下事。全球各地无论发生了什么大小新闻，仅仅一分钟内，网络世界便到处流传，再也不分东方西方，更没有什么那边是黑夜，这里是白天的时差。不管是阳光下或者月光下，家事国事天下事，大事小事，都在电脑网络里传来转去。

在电脑里过着自己的生活，足不出户，一边还可以环顾外边世界的流动，现代名称是宅男宅女。科技的发

东河里捉到了一只甲鱼，这只 20 年以上的甲鱼足有 8 斤重，在鳖三的手里发出“呖——”的泣声。鳖三心里喜悦，捧着甲鱼走到老鸭棚芦苇墙边的时候，听到了同样的声音，且更加真切更加响亮！见到鬼了！鳖三脚一滑，摔了一个跟斗，墙边一个黑影扑过来就捉住了他的手，拉他，鳖三无路可逃跳到了水里，顷刻间，几千只受到惊吓的白鸭，从湖边的鸭棚里倾泻下来，那一湖

梅》和《小鬼鲁智胜》《小丫林晓梅》《花彩少女的事儿》等续篇，值得欣慰的是，这么多年来，贾里系列拥有大量的读者，人气很旺，很多小读者看了贾里贾梅欲罢不能，强烈要求我继续写下去，去年，我出版了最新的《贾里日记》和《贾梅日记》，如今这些书籍都交给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这些年里，我感受到自己最好的时光是在为孩子编书和写书中度过的，这两项事业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起许多美好的瞬间以及看得见的眼泪和看不见的伤心、生活中的希望等等，同时做怀有爱心和责任心的事，自己的内心也充满阳光，找到活着的价值。

《十万个为什么》在 50 年里畅销不衰，明

明月二三事

陈丹燕

一个黄昏坐地铁，在虹桥路站换乘。过天桥，看见高楼之间金红色的晚霞一片片，零星的。街上各种车子飞奔的沙沙声，身边各种鞋底擦地的沙沙声，很少听见人声，人流左右分流去相反的方向，急速，沉默，残留着凌厉，还有疲惫。下班的人与放学的人到底不同，看不见多少放生般的欢欣，更像与暂时休战的战场上下来的士兵，谈不上沮丧，却也无从欢欣。满身叮叮当当的，绕在颈上的耳机，IBM 电脑包，带饭的小袋袋，高跟鞋，搭到肩后去的领带，微微糊了的眼线，电话里报出电邮地址的平淡声音，哪一样都带着些办公室里的硝烟。我们这座城市，真是座人生的战场啊。从天桥上向西望，是胸科医院，向西北望，是虹桥飞机场，好像战场的两个出入口。2012 年的上海，这样的人生！

蛋蛋泡在沙蒿蒿林)。那歌词是：“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咱见面面容易拉话话难。一个在那山上一个在那沟，咱拉不上个话话呀呀招一招个手……”他唱起这首歌子，歌声尤为悠扬绵长，腔调更是怨尤惆怅，加上那急急缓缓的步点、高高下的手势，还没听完，我两眼已全湿了……

达使得宅男宅女名正言顺不必和现实社会中的人接触，性格变得益发内向，走到外头，无法和人沟通，而且不只是不会说话，面对人群时，他们更不知道，手和脚应该放在哪里？越是如此，越把这些现代年轻人往电脑里头推进去。面对电脑，安全自在，什么也可以说，心事尽速倾诉，仿佛交友广阔，朋友遍及全球，但一关掉电脑，对着身边的亲戚朋友，马上变得沉默无言，无话可说。

未来的世界，就是要交给这些足不出户的年轻一代吗？

凝重的黑色顿时变得荧光闪闪，“嘎嘎嘎”一湖鸭子中，一个人沉下去了。是养鸭的竹青救了鳖三。是这个逃难来潘家沙的女子吓着了鳖三。女子是江苏如东掘港以北的人，人长得好看，竹青做媒，鳖三把女人领回家了。以后鳖三逢人就讲：丢了一只甲鱼，捡得一个老婆。人都说：其实鳖三心疼的还是这只甲鱼。捞鱼摸蟹捉甲鱼，在务农的长兴岛人中不是主流的活，特别是捉甲鱼的人，深更半夜鬼一样出没在人的篱笆墙里，宅沟水边，被很多人咒为断子绝孙的活。鳖三当然知道这些，他今天来送一只甲鱼给黄先生补补身子骨，要紧的，是想问一问老郎中……那事，都十年了，怎么就弄不出一个名堂？前几天鳖三又一次发火的时候，老婆才说，她以前是有过生育的。“啥？那那是我……不行？”快 50 岁的人了，鳖三是想要个一男半女的，一是传个根，二是堵堵人的嘴。“传个根，要的；堵人嘴，也要的。”80 高寿的黄先生听了哈哈大笑，“丢了一只甲鱼，你得了一个女人，依我看，你想要得儿子，就必须再丢一样东西。”

瓜汤。白露过尽是秋分，天还是这么热，要是往常，鳖三还是光背赤脚，可现在，活像猴子做戏，他来到镇上找黄先生。“我想……先生是不是戏弄我？”鳖三这样日歌夜出的人，一年三个季节都赤脚露背，寒气凝滞而制约生精，黄先生对此有过研究，“明年的这个时节，你也会来找我的……”鳖三愣了。先生一笑，说：“你会来请我吃满月酒的。”鳖三欣喜若狂，在街上跑了一个来回，他突然站定了喊：“阿金，我来了，你怎么不喊呐？”阿金问：“你是谁？”“我、我是鳖三！”“嘿嘿，骗人。”阿金说：“这里没有鳖三。”